

露桐年譜

卷四

1868.03  
215  
= 4



Inches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待 60  
84.03  
96



露桐先生年譜前編卷四

嘉慶元年丙辰五十九歲

正月恭逢



恩詔祖父母父母得請正三品

誥命仍請將本身妻室應得

封典賜贈曾祖父母長子轍通

恩給廕生次女于歸安肅縣江西糧道張公灼次

子奉壻是年入邑庠 二月有執友為先生



言曰公之莅閩已半載矣未嘗以片楮出示軍民是何故也先生曰吾何示哉示之而不行轉為民玩不如無示行其所示而後示之勢如破竹矣閩之要政莫過械鬥糾搶洋匪會匪闖棍花會蠹役訟師諸大端示之前此者現在者重疊鋪牆壁甚至藩溷溝渠字跡徧滿其誰聽之而誰應之夫誠意未孚於民空文以強聒之適自褻耳今閩之官民如駭

鹿每提一案官則曰是將藉以生發也民則曰是將致我於死地也此猶孩提兒女久受虐於悍婦驟易一慈母非撫摩而噢咻之則亦呱呱而走矣然求治於閩尤有其至難者夫盜賊等項祇寒暑之急症閩之痼疾在於把持乃痿痺之疾心腹之患也公署案卷經胥把持之被證投審蠹役把持之丁耗徵輸圖承把持之詞訟起滅制堂把持之關津渡



口地棍把持之銀糧價值權衡斗斛市僧把持之汛地奸匪海口陋規兵弁把持之如石之頑如木之堅本官有所施行則左右前後無非通風走氣之人又苦於言語不通秘之而不容秘所賴積誠以感之耳夫誠無可見本之於潔已潔已則無求於屬員而官生畏潔已則處置公允而民知感而又能卹其幽隱速於聽斷則官民皆無可藉口且樂為我

用而我之勢不孤夫然後持之以鎮靜運之以智慧出之以風厲乘其瑕而攻之大破頽面而衆不怨懲一儆百而人知懼片紙隻字皆將御風而行矣吾姑率此以往歷久不渝雖未必遽挽頽風或可稍補萬一云爾 閩省紀綱廢墜更僕難數即易於整理者亦復無人過問其所由來者漸矣每司道往來街市有跛倚者踞坐者盤辯開襟者督撫將軍



大門外夫役鬥葉子壓寶團圍環繞肆無顧忌初因奔馳無刻停姑任之迨清查案定先生曰此乃法度所關非細故也遴掌刑健役攜具隨行一日司道同至藩署大門外肩輿森列有踞坐轎中者拽出詢之則漳浦縣轎夫也立予滿杖或以為太重先生曰街市中人不可勝杖姑藉此以立法耳中秋前一日夜巡通衢中賭博如常指拏五六人訊之其

一則督院浙班役也俄而中軍持帖討發重杖流血而後還之司役楊起林先生未入境已知其名莅任後檢卯冊無名詢吏役皆言不知尋有婦人控告別案牽連姓名深異之展轉設法拏獲到案嚴詰之則久辦臬署事而冊內無名也重批其頰荷校三月餘維時鹽船多被盜劫衆商浼鹽道請保出俾帶鄉勇緝匪堅持未允一日呼令至署諭之曰汝



能立功自贖乎對曰能即為改名楊從善取  
衆頭役連名互結疏其枷林孔超者省垣花  
會首也前督撫均嚴拏未到衆憚之遂籤楊  
從善計擒十日內緝獲北門外行至九彩園  
有衆毆差搶犯而去其首先喝搶者為糧廳  
頭役傅碌先生歎曰整綱飭紀在此一舉否  
則不振矣添差嚴緝即日擒獲傅碌親訊之  
將會中首事者算賬者糾約者走衙門者搶

犯動手者孰為兵役孰為民人令其自行開  
單乃錄名向營索兵且曰若不即付繼以印  
文至悔無及矣乃俱送出府署多幹役先生  
坐府堂比府差復令楊從善帶同司縣各役  
躡緝逃犯林孔超五日內於八十里外被獲  
餘犯除被誘不究外將單開二十七名擒獲  
二十五名無一名誤拏者僅有林寶糠王登  
竈未獲乃諭府縣通詳督撫具



奏請

旨將傅碌即行正法林孔超發極邊烟瘴傅七七等  
二十三犯分別軍流杖徒奉

旨飭軍機會部核擬俱如議行自定以後雖間有游  
徒私賭不敢公然抗官矣 前以汀州府寧  
化縣民陳德觀於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在漳  
州府龍溪縣娶妻桃仔被營弁丐匪輪姦伊  
夫陳德觀控告未究拖累斃命屍叔陳廷璋

在督撫道府各衙門控告未結先生抵任後  
嚴提解省恐委員回護同官遂會同鹽道李  
長森 在臬署親訊緣陳德觀娶妻桃仔自龍  
溪取得路照雇船回籍行至龍山汛遇丐頭  
吳重及同夥吳梗向索花紅錢陳德觀不允  
吳重等指稱拐帶用言恐嚇陳德觀赴汛喊  
稟呈出路照汎弁汪國生向充兵丁與吳重  
交好指稱照係假捏指留人船陳德觀被毆



走回龍溪吳重見桃仔少艾起意輪姦是晚  
陳噴吳再吳邦大踵至汛弁汪國生一同上  
船船戶王安勸阻衆趕毆王安走避吳重等  
逼勒以次姦汙嗣又將桃仔拖至吳重家或  
在營房輪宿陳德觀尋至又被毆逐乃赴汀  
漳道具控緝獲吳再陳噴二犯五十九年八  
月漳州被水衝倒房屋吳再陳噴乘間脫逃  
陳德觀守候日久死於告示亭屍叔攜桃仔

復控茲經弋獲各供前情不諱汪國生初猶  
狡賴令與桃仔對質桃仔曰汝輪值第三我  
困頓不支再四哀求汝言彼等為乞兒我為  
官長何獨外我今日竟忘之耶汪國生語塞  
先生謂李觀察曰倘回護同官處分化重為  
輕是無天理矣乃據情詳解請

奏衆犯皆伏誅文武官降革有差 五月間先生  
以南安縣民洪貴等致死黃朱等一案疑竇



多端年久未結會同鹽道李長森親訊三晝

夜挾出實情緣洪貴堂兄洪真於乾隆四十

一年聘定林明助之女為室未婚隨父渡臺

林氏旋被黃朱族人黃深調戲成姦聲言欲

娶為妻林氏未允五十七年八月洪真自臺

歸訂期迎娶雇同族人洪租洪堅擡轎往迎

黃深戀姦情密起意強搶占據糾同黃朱黃

志黃曉黃茅黃千黃石黃遇并工人吳藝等

在後尾溝地方等候洪真等接林氏行抵該

處黃深等將林氏花轎搶奪跑走洪真因眾

寡不敵不能攔阻時有洪用洪彩雲洪晚均

在附近田內工作帶有農具又途遇洪貴攜

竹銃打雀洪真約同由小路追趕黃深見洪

真等將至令四人擡林氏先行自與黃朱黃

志吳藝在後抵拒黃朱黃志吳藝各受傷先

後殞命遞年因林明助與女林氏潛逃本籍



以致各犯狡供不承府縣暨省垣問官慮被  
上司以械鬥指駁懸案莫結先生反覆研究  
以為林氏係洪真聘定之妻黃深先行姦占  
後復糾搶與黃朱等均係有罪之人洪真等  
並未先期糾約委非械鬥妻已被搶臨時喊  
捕洪貴等有應捕之責科以擅殺實為允協  
黃深合依強奪良家妻女為妻妾本律辦理  
據情詳

題洪貴洪用尋奉

恩赦援免

九月泉州晉江縣山仔鄉有匪徒窩盜  
私製火藥糾眾燒房抗官戕兵之案奉檄馳  
往訊明李意被拏情急放火圖脫硝磺風發  
延燒居民房間並於李意空園內起出埋藏  
火藥一罈匪徒糾眾抗拒署通判蘇瀚面受  
劃傷李先等搶犯戕兵丁二名緝獲李送等  
十一人李意李先問擬磔梟餘犯分別正法



遣戍有差 先於赴溫陵時途遇各舟師緝  
獲洋盜百餘名紛紛解省旋於泉郡接得老  
婦呈詞稱有子一人張流左手殘廢同漁戶  
三人討海營生俱被兵船誤拏解省懇求超  
釋等情先生詰知其詐而無左據蓋閩南各  
府公呈具保有賄囑者迫脅者朋比者父母  
鰥寡可以頂冒生監討保半出糾約多不可  
信乃急致書省中委員曰某某等俟返署親

訊勿遽縱也歸出惠安署令任穎謁見稟稱  
崇武灣舖戶拘獲訛詐棍徒三人其為首者  
名張油魁制軍給有銀牌頂帶不敢詰稟請  
訓示先生親於館寓秉燭嚴訊據張油供係  
投首洋盜賞給頂帶因前所獲解省之盜多  
係舊識欲詐取舖戶數百銀番代為打點解  
役禁卒串通口供出脫罪名如舖戶不從則  
以窩贓挾之不料轉為舖戶擒送等語遂痛



施鞭箠俾荷校門外仍諭任令造木籠速解  
十月望日先生抵省提張流等犯親鞫面目  
猙獰憶及從前所辦盜供內有三脚虎之名  
茲缺一左手得毋是乎隱而不發時有同船  
一盜人似憨直已供認行劫乃以好語敦勵  
之優以酒食置諸十步外之竹亭下諭令靜  
聽勿得撓言乃復詰羣盜十數名均稱盜首  
洪開被兵弁打落海中因命拽出隔別研訊

張流並所稱漁戶三人各翹被拏毒毆情狀  
先生詰三人與張流如何約聚討海如何捕  
魚何處售賣某某被毆何處用何器物被毆  
幾次其張流曾否一同被毆有無混名所供  
各相矛盾又嚴訊洪開下落俄聽竹亭下賊  
喊曰實說罷實說罷於是將三人帶出呼竹  
亭下賊呵斥之曰命爾靜聽爾何多言對曰  
夜將四鼓大人勞頓此事終歸敗露小人不



能待矣洪開本為盜首已於前歲落海船為張流所據即今之盜首也其三人皆随同行劫張流兇勇缺一手故又名三脚虎伊以左股挽藤牌自衛右手持刀拒敵故又名打牌五十九六十等年兩次拏獲皆以殘疾釋放途中有人在囚籠外密語教令各供洪開為盜首茲張流已無可逃夫何敢隱遂令吏胥檢查舊供果有打牌之名覆喚與張流各犯

對質俱俯首無詞越日張油解到嚴訊緣途中兵役百餘名各不相識雜入其中在木籠外沿路随行授供該犯於投首給頂帶之後又行劫二次遂一并置諸重典其竹亭下一賊訊未過船擬遣新疆十月究明建陽縣知縣江臯庇役諱命一案緣臯後梁高故父將田賣與縣民余智朗為業契載杜絕五十七年三月間梁高找價未允見余智高妻墳



附近塘汛赴縣捏稟侵占官地冀圖洩忿江  
 臬不察飭差拘提將余智朗之子余章貴帶  
 案刑書游江中乘機嚇詐余章貴許給番銀  
 七十元游江中將余章貴保出在葉華錢舖  
 那借葉華恐官事拖累未允游江中因銀已  
 逾期責其翻悔用言恐嚇余章貴投河斃命  
 江臬懼干叅處未經驗報埋葬荒山屍父余  
 智朗旋即病故母余熊氏赴前院控告三年

未結先生清理積案委員提犯親訊究出前  
 情詳請叅

奏江臬以諱命縱役發遣新疆游江中梁高分別  
 抵命戍邊 是月漳州府屬官弁拏獲南靖  
 縣轄之九龍嶺地方盜犯王悅等三十六名  
 究出三月間鄭應起意行劫周大璋當舖一  
 案六月二十一日楊秋在九龍嶺行劫客民  
 王合利布疋一案二十三日王悅等見客民



洪榜船隻販運蠟殼賣有銀錢商同行劫致  
事主洪榜洪神庇洪套洪浪落水淹斃一案  
並究出楊秋鄭山係已獲正法之天地會匪  
莊陳恭餘黨鄭應係搶犯脫逃將王悅楊秋  
鄭山鄭應四犯立磔於市後於三年二月續  
行拏獲逃犯鄭蓋等十三名三年四月拏獲  
何珍等九名並另案匪犯并案分別抵罪  
閩省山海交錯易於藏奸延建邵汀一帶界

連江右粵東有遊蕩頑民各執繩索尖挑以  
肩挑為名始則攔途索討繼則蜂擁搶奪謂  
之擔匪各屬有丐頭名目陽為約束羣丐實  
則把持鄉里遇民間紅白事索討花紅酒食  
稍不如意卧轍睡壙誤其吉辰甚或移屍囊  
首置人戶內以恣訛詐謂之丐匪漳泉有遊  
手匪棍聚則搶劫為盜暇則慫恿械鬥助鬥  
索值不遂其意則助彼而鬥此矣兩如其意



可以息鬥謂之公親不必有八卦天地關帝  
小刀等會名目或淫祠以斂錢或瀝酒以行  
劫或以三指或以髮辮等暗號名為免人欺  
侮實則靡所不為統謂之會匪賭飲開標吸  
鴉片開花會强悍惡賴者謂之闖棍亦號野  
仙其依附漁舟幫趁酒食或代土娼設局串  
通嚇詐狎客蕩子者謂之水鴨隨時隨地變  
態多端其大弊則在於兵弁受規庇護官役

知情縱容上司空文敷衍以致痿痺不振先  
生出示後有控必究重案則親訊重罰則親  
決前後辦理數十案其風稍戢

二年丁巳六十歲

正月作硯銘先生未第時以銅錢八十貫硯  
一方非端非歛麤石也喜其質薄發墨便於  
攜帶自聯捷應

廷試以速衡文從軍莅內外任皆隨帶之除百里



以內不計其不踉而走者十七萬數千里詳  
注看雲憶弟圖是年長男轍通就學命什襲  
之勿輒用且銘其背以勞其績銘曰曾伴我  
四度衡文曾伴我六月行軍三十餘年十萬  
里吾今老矣君不磷嗚呼生死之交莫如君  
憑君寄與吾子孫見父之執切莫焚 四月  
十七日寅時第五女生郎氏出 是月田藩  
司陞任巡撫

奏署布政使先於三月內欽奉

諭旨閩省虧缺節據魁倫等查明實數分別著追但  
已完若干未完實有若干未據奏到著核實查明  
開單具奏仍一面迅速著追以清款項等因欽此  
經魁制軍等查開具

奏復於四月內接奉

嚴旨該督等將未完總數開單具奏未經追完銀兩  
尚有一百六十餘萬之多且係籠統開報著將未



完銀兩係何省分何員名下短欠若干詳細開單具奏以便飭令原籍督撫勒限追繳等因欽此接篆未三日奉到行知披閱清查局案牘膠轕實深惶懼乃言於督撫二公曰錢穀事件必先分款項各列四柱登明前件雖千頭萬緒無難一覽而知今核局冊不列四柱不惟核冊之人無由尋查即造冊之人已先苦於治絲而棼如五穀合貯一廩臨用如何簸揀乎

夫因款目淆混而後有清查及清查之後而款目仍然淆混則今日即勉強完結而後日之葛藤未了矣制軍曰是需幾日對曰早則三月制軍曰公將翻吾舊案乎敦催彌迫先是二月間制軍叅奏鹽庫奉撥充餉銀二十六萬餘兩並未解司請將虛報已解並扶同造冊

奏銷及瞻徇不舉之正署道員一并解任提質分



別勒追奉

旨李長森劉大懿牆見羹俱解任嚴行審究如果實有虛報那移等弊即行據實嚴叅等因欽此兩巨案同時查辦均係銀兩正項款目繁冗頭緒糾纏且又有清查原案續經提到之原任知縣陳良士李維瀛陳煜倉書王珠等案一時並集正屈

奏銷之期而水陸放餉補缺委員催辦船隻工程之事又刻不容緩每日謁憲接屬光陰銷其大半先生手口卒瘡五官並用溽暑炎蒸汗淋淋如雨腹飢蚊飽芒刺錐心無可告語如此者四月餘兩案覆

奏後而飭取清查遲延職名部文於八月內適至先生言於制軍曰細閱部文乃取兩年未結之遲延非現在接辦已結之遲延某應不在其內制軍曰前此清查君未畫稿乎對曰局



中清算賬目咨追外省臬司例不預聞惟局員核定虧數後由臬司會銜定罪罪有出入責在臬司譬如戶部事件例限一月其錢糧議處應會吏部侵虧錢糧治罪應會刑部倘戶部逾一月之限不能將會稿之吏刑二部一并議處也制軍曰然則獨送我一人矣對曰某直言其理耳現在姚中丞引疾坐辦之田陞司物故李牆二道革職擬罪司道中竟

無應開之人若以某名開送尚可希冀

聖恩即或竟予嚴議亦無怨也先時糧道慶保泉州

府張采五曾在局列銜後多差委在外茲一

并開送尋由部議覆奉

旨李殿圖著降二級准其抵銷慶保張采五降一級

調用欽此 九月桐城汪方伯志伊抵閩先生回

臬司本任適於藩署見廣西台中丞布寄汪

公書有云惟遵奉要濟事勿喜事要近情勿



徇情要惜名勿沽名要任怨勿斂怨數語刻  
銘於心見諸施行先生笑曰此非余蘭州贈  
別之言乎汪公曰余於江西轉相持贈今傳  
者已多竟不知為何人語矣 十月奉

旨汪志伊補授福建巡撫高杞補授福建布政使高  
杞現在湖北委辦軍務所有布政使員缺仍著臬  
司李殿圖署理欽此當即恭摺謝

恩奉

硃批毋自滿一切勤敬為之以實欽此 先於未奉  
旨之前已經督撫

奏請以臬司兼署藩司茲復仍行兼任刑錢總匯  
萃於一署先生置僉押房二所將兩衙門文  
稿別為分貯命僕各司其事書室橫據長几  
寢食其間京水筆大小各一管小者改稿批  
稟行草千百言朗朗可誦大者判行硯池貯  
墨飽蘸如椽一揮數十件猶復日不暇給每



僕人以牘至一則曰此命盜案頂限也宜先判俄一僕至則曰此丁耗奏銷交代要務也宜靜觀忽一僕至則曰此緊要部文憲札五百里書稟也宜即閱左右鱗次往往不知所從甚或連日鞫獄及別有冗忙則室中稿囊卷簾鋪列地板幾無投足之所每夜深人靜僕人慮公過瘁微詞勸歇初或呵斥之曰來日誰當助我繼或憐其誠姑從而漫應之嘗

自言曰某性不能閒閒則病性無所好惟每事求其底蘊使之順適以為樂時瞑目沉思熟計曰某事已結某事未結既而曰事之有無貽誤未知何如然吾心可告無憾矣是年審明東沖定海被盜登岸搶掠斃位婦女所有鎮將烏蘭保吳壯圖暨弁兵分別遣戍治罪有差又閩清縣知縣劣紳營私挾詐教職受囑調處將知縣喻天佐邑紳原任州判



黃聘三擬遣新疆教職廖光增蠹書池淵問  
擬杖徒又福寧守任澍南署霞浦縣趙學洄  
互揭多款革生王錫章說合過錢分別遣戍  
兩年內先生自行究出積慣訟師邵武縣  
革貢何旦龍溪縣革生陳寅賓沙縣革生鄧  
立綸棍徒擾害漳浦縣林從連江縣周亨會  
閩縣通城虎福安縣林尚明甌寧縣蠹役廖  
忠黃烈問擬邊遠充軍其隨時懲創以杖枷

完結者不可勝計 仲弟以目疾請假回籍  
姪壽通入邑庠 十二月初六日子時次  
子龠通生侯氏出

三年戊午六十一歲

正月先生以閩省三載以來年穀順成而糧  
價未極平減疑有市儈把持等弊廉得候官  
縣奸棍鄭挺立即鄭端秀等私充米牙稔惡  
多年緣省垣人烟稠密所需米石半資上游



三府源源販運鄭端秀聞知前歲臺灣風災  
海販稍稀欲思壟斷取利通知上游米販許  
以擡價包賣囤積不下各販戶向皆聽其指  
揮以致省城糧價驟昂先生以臺穀既少漳  
泉無以接濟而上游販運復被阻遏兵民貴  
食可虞設法訪拏鄭端秀已稍有聞知匿伊  
戚撫書林芝家中遂遣役索獲並拏到餘黨  
湯登興陳華豐郭聚順谷萬源等親訊得實

飭絲通報鄭端秀戍邊餘黨枷杖閱今五載  
較五十九年遞減大半省會兵民無復計米  
而食矣 二月內清釐支放文卷查出前任  
田藩司任內有給過龍巖營寄存乾隆六十  
年各員養廉銀兩核對文領關防與各文篆  
刻不符親行研訊究出該管司書郭瀚登起  
意偽造遊擊關防串通省書林元熙以石雕  
刻假印冒支養廉積存尾銀三百餘兩照例



定擬請

奏分別正從寘之重典 三月內審擬南平縣知縣黃銓方定選匿報邵武縣舉人龔正調在葫蘆灘被搶偏聽縱犯一案又龍溪縣起解銀兩被劫知縣朱泰曾冀圖消弭匿不通報一案俱嚴緝獲犯置之重典文武官弁兵役分別遣戍杖徒有差 建寧縣捐職中書黃琮失竊銀錢在總麻服叔黃細女家搜獲將

黃細女拴吊烟薰致斃私和殮埋親提嚴審究出監生朱文偉串通縣書王駒門丁李勳等指官撞騙多贓賄買屍親攔驗知縣俞伯瀛被蒙草率完案幾至正兇漏網黃姓之遠近族衆或聽從下手或朋串賄和案犯三十餘人分別按律治罪 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福建布政使員缺著李殿圖補授欽此是日卸臬司事統計臬司任內清釐舊案共審結注



銷一千七百餘案審辦會匪十一案械鬥七  
案陸路搶劫七十案拏獲洋盜五十八案共  
二千四百二十八名內除磔梟斬絞遣徒依  
律治罪審明省釋五百三十二名又投首八  
起一千四百八十四名 五月發革除補平  
陋規一札通飭各屬其畧云本司恭膺

簡命陳臬七閩目覩吏治骫骳下情壅滯官以吏為  
腹心民以官為兒戲官以民為魚肉民以官

為仇讐俗悍風偷淪胥莫挽本司力圖補救  
三載於茲所有汙吏貪官訟師土棍已多隨  
時懲創顧惟遏流必清其源而除弊先於所  
近查閩省陋例凡有批解地丁耗羨銀兩除  
正項投納外尚有補平之費而丁胥別有小  
費庫吏又勾通銀匠浮其火耗解差串通聽  
役除院司掛批掛發劈鞘上允等小費外又  
冒開盤纏等項於是地方官藉為口實以遂



其剝削侵漁之計殊為民害合行札飭裁革  
嗣後凡有批解銀兩俱應選派親丁面同銀  
匠傾銷足色投納按照部頒法馬公平彈兌  
如有羈留勒索等情許該丁赴轅據實具稟  
以憑立提究辦倘各該州縣仍蹈積習託詞  
浮徵損民肥己一經查察或被告發定即嚴  
揭叅辦 詳明請定委驗兵餉印花章程以  
防聽役差弁等弊畧云省垣重地鬼域多端

尤不可不防微杜漸各州縣距省寫遠一切  
投文解犯及領解錢糧人地生疎恐致延誤  
疎虞向來設立長班坐省照料每年給予工  
食不過藉供驅策並無事權詎閩省風氣積  
年敗壞匪伊朝夕躁進之州縣丞倅或探聽  
署缺之美惡以為趨避或密偵上司之嗜好  
以為逢迎長班聽役恃其土著熟悉人情結  
交丁胥詐傳消息撞騙浮銷無所不至甚至



州縣解省錢糧私向傾銷銀店坐得釐頭節  
經刊示通飭革除近聞各該標營委弁赴省  
領餉往往少帶盤費藉以在省有應領之項  
可以那移回營時仍將已驗之餉拆封花費  
或為營弁代還賬目或為同寅購買物件并  
稱各項使費在所必需書役弁兵層層侵剝  
恐不能保其必無即使各書役或果肅清而  
餉弁拆封侵用亦復何從查考查各營請領

大餉向例由撫轅掛領行司由司核明除應  
扣公項外其實在出庫銀兩既已公平彈兌  
應請通飭各營嗣後委弁赴省領餉俱令多  
帶往返盤費所領餉銀槩不許挪動分釐其  
餉銀回營時如該標營與道府同城者移會  
道府偏僻營分札令駐劄之丞倅州縣等官  
會同營員俱點驗印花收貯取結報查如此  
則發給餉銀倘有短發尅扣等弊尤不難立



富本先生年譜前編卷四  
時根查而書役弁兵亦無所施其侵混伎倆  
於司庫支放軍餉益臻核實俱如議行  
閩省兵糧除解省外其餘各存州縣就近支放  
偶遇歉收糧戶時有脫欠而地方官不敢貽  
誤兵糧將常平倉穀碾米墊放清查時因係  
實欠在民並非官役侵蝕是以畫出未入虧  
空辦理嗣立限催追尚有未完米九萬五千  
餘石前年奉

恩旨普免天下糧銀積欠茅檐均霑實惠此項糧米  
應給兵糈例不蠲免而業戶逃亡故絕徒事  
追呼轉屬有名無實因據情具詳四月內經  
汪中丞奏懇豁免奉部議駁荷蒙

皇上格外鴻施准予蠲免  
定歸補庫項章程緣從  
前清查案內止查出各員虧那賠捐數目定  
虧那之罪而於如何著落催追如何分款歸  
補漫無章程可守先生議定準繩委員高元



輔柳成梅洪廷纘專司其事其大致以倉庫正雜款為經而以清查虧數為緯以司庫應存為幹而以府廳州縣應存為枝就所虧之數以溯展轉致虧之根就咨追之款以符本省籌補之實每正雜款各分總款散目一總款內列為數十條及數百條各分四柱漸覺釐然就緒 或問於先生曰賠捐之款非虧那可比公特致慎於賠捐何也對曰虧那亦

有外款賠捐亦關正項或前虧在倉而後虧在庫變態萬千不可窮極虧那計贓定罪故人重之賠捐不治罪故人輕之而不知司府縣庫之實虧隱伏其中不可不慮也閩省雖甚豐年其市價亦倍於部價若歛收則三五倍矣向之劣員忍心害理多糶倉穀贏餘入已而以部價交後任新到之書癡或受吏胥愚弄為上司抑勒價存在庫買補無期急則



用之是後虧在庫而實虧在倉矣猶吏虧空  
正款而以外款之書院生息民人寄庫者挹  
彼注茲亦幸免監守自盜之罪而情不可恕  
罷軟之吏催科不善或以常平墊放兵糈或  
墊解銀兩規避處分一奉

蠲免歸

於無著因挪致虧情似可恕而責無旁貸至  
賠捐情事尤甚懸殊棄毀官物霉變倉穀代  
接虧欠均須著賠保固工程製辦器具例有

分賠又有認賠攤賠代賠之不同若夫因私  
派捐現已禁絕然飲助故員攤捐借廉書院  
膏火驛站禁卒未結犯人之燈油口糧採辦  
銅斤雇募鄉勇水師口糧例外補修船隻蓬  
索代捐前人部駁軍需非

奏咨有案即情不容已勢所急需不能不借款墊

發以求事之有濟自養廉坐支各屬遷延不  
解無憑歸款一遇事故去任則墊項歸於無



著此項雖非侵那然懸款歸於一致甚有奸  
猾劣員賄囑經胥竟不查扣催解若非牛渚  
燃犀窮魑魅魍魎之技其害可勝言哉  
七月申嚴勒荐幕友之禁其畧云查乾隆二十  
二年御史程廷棟奏稱上司幕賓多有包攬  
學習之人勒荐州縣從中提掇希冀分肥所  
屬之幕非其黨與一切詳案立意苛駁不肖  
之州縣向上司稟請荐幕以圖照應勾通信

息巧為彌縫互相挾制貽害地方奉

旨飭兩司認真辦理遵行在案伏思幕有幕之人品

瑰才義士往往出乎其中是以主擇賓賓亦  
擇主汙吏貪官名幕羞與締交而朝秦暮楚  
之流遂欲廣樹黨援藉端攀附閩省清查以  
前如程御史所指弊端無所不有其尤甚者  
如漳泉一帶一邑中勒荐至十數人之多本  
官勉強調停將一二人能辦之事分為上下



刑錢鹽政船政平移自理委審種種名目而束脩則盈千累百按名給送以全存者之顏面後遂沿以為例遇事互相推諉以為高尚本官稍為催促則云向來如此東家何必爾爾與長隨胥吏聯為一氣無弊不作仍復肩輿俊僕遨遊文武各衙門聽曲射鵠賭博豪飲不遂其意則又音信交通變亂黑白長吏賢否懸於屑吻正直有學之士或裹足不前

或知機遠引本官孤立無援又苦摒擋脩金倍於廉俸左支右絀挪移倉庫顛倒是非供此無益之費吏治之壞半由於此應申明禁例嚴飭各道府勿得再染積習庶有學有品之士可以脫穎而出不至以珉混玉而吏治日以肅清矣 十月二十四日啟行入都

陛見十二月十九日抵都

太上皇帝召見於養心殿向來每免冠叩謝



天恩即蒙

諭戴帽說話此次蒙

垂詢良久旋復

諭曰汝戴上帽子歇著去罷四日後

陛辭復蒙

召見

諭曰汝回家過年去罷跪聆之下竊喜

微臣

籍貫道里

遠近猶蒙

記憶益徵

聖體康彊實中外臣民之慶二十九日抵里

四年己未六十二歲

正月初三日自籍啓行抵山東界傳有藍印

部文過境駭甚疾馳至泰安府驚聞

龍馭上賓乃北向叩首慟哭即日成服顧惟祖父以來

世受

國恩自成童以至釋褐莅官內外三十餘年靡盬



載途攀

髯莫逮既不敢返程赴

闕隨班行禮又不敢中途逗留適於沂州府奉有  
外省提鎮藩臬不必來京

諭旨隨具摺籲懇

皇上節哀即趨程於二月二十四日旋署 五月上  
敬陳病農之弊端以課務本之實政一摺云  
欽惟我

國家治平百有餘年生齒日繁而各省水陸田疇  
無可再墾內而漕運外而兵糈在官在民必  
庾廩充盈乃為緩急可恃臣寒微下士久處  
田間竊見農家得盡力於田功者則化瘠為  
腴一畝收兩畝之利蓋歲恒見其有餘其不  
得盡力於田功者則轉腴為瘠一畝減半畝  
之收衣食每虞其不足為今之計農政實為  
首務臣惟重農之實政初不在履畝勸課優



以頂帶勞以酒食之虛文也將欲培農民之  
元氣必先除病農之弊端茲為我

皇上敬陳者有四一曰農具不可失也夫騾馬為農

家之要具亦差務所必需差務稍多不能不  
借資民力臣憶乾隆三十年以前百畝之家  
必畜騾馬三四頭東作以供耕耘西成以資  
轉運偶有差務尚可得官價以為草料之需  
民亦樂於從事是兩益也嗣後地方官不察

民情漸多滋擾加以長隨胥役朋比為奸或  
有差而得錢賣放或無差而假名需索又或  
明知百姓愛惜騾馬而故為藏匿不得喂養  
以激之必飽其欲而後止甚或由此站打過  
下站以此邑協濟他邑驅逐長途以致人疲  
馬乏往往倒斃耕種無資於是賣騾馬而畜  
牛驢者十之八九究之牛驢不如騾馬之得  
力民困而官亦困一遇緊要之差不敷括取



地方官惟恐誤差則又於各里豫派數家共養騾馬一具以備調用更或任聽豪蠹設立差局多養騾馬以受雇而昂其值其雇價仍浮攤民間此弊在西北各省為尤甚牧令賢否不一旋革旋復其弊終不可除應請責成各省大吏洞察弊源革州縣例外之擾除丁役朋比之奸則民間必爭畜騾馬務農之餘尚可得官價以應官差似於公私兩有裨益

一曰延訟之誤農也凡戶婚田土細故良民非至不得已不敢興訟乃刁民或工挑唆以恣羅織訟師復假刀筆以亂是非全在有司明決敏速摘傳要證開釋無辜民始得盡力於耕桑然良吏絕少遇富豪則冀其飲助遇主棍則畏其上控遇劣衿則防其舌端遇貧窶則無可生發獨小康務農之家偏受其累除牟利營私顛倒是非之員不計外其尋常



之員經緯乏術以吏為師債主長隨把持左右本官孤立無助任聽諸無賴為之布置謀差買票以兩造之肥瘠為票價之厚薄是票未出衙而差役已費資本票一到鄉勢必同於虎狼株連及於隣里牽累及於親朋非飽其欲而饜其求不准投到痿痺之員遷延散漫展轉需時其聽斷之公私明昧尚不可知而廢時失業民已重困又或高談卧理寄情

於聲歌博奕遊戲於書畫詩文雖無可指之劣蹟實為有愧於循良應請責成各直省大吏嚴飭所屬恤蒼生之疾苦除延訟之積弊俾小民無誤農功雖不必解衣推食而民已實受其惠一曰假公之擾宜除也自古良法美意行之而善則民受其福否則民受其殃即如奸商囤積糧石例有明禁原惡其壟斷居竒為民害也若業農之家以孝弟力田之



所餘為三年九年之蓄為長吏者方當獎勵而勸勉之而不肖之吏或并指為囤積以肆詐害所當申明例意嚴禁紛擾以為民勸常平倉之設也崇積貯以備緩急偶值曠澇偏災或兼放本色以為賑卹或出借籽種口糧以資接濟法最良意甚美也乃積久弊生即無需接濟之年而亦以出陳易新為詞更或以青黃不接為請竟至年無不動之倉穀以

為染指分肥之地出倉既已短發還倉又復浮收加以書役勒索使費斗級任意拋撒剝農之膏莫甚於此故良民慮及一出入之擾累不願借領恒多方以避之刁民豫設不還之想串通胥役捏造花名每影射以侵之是良民未受其益而官倉並受其虧皆由不肖之員欲藉公以利己而不憚為蠹國殃民之舉也應請嗣後無災之年不准出借以除



民累而重倉儲一曰蠹農之人宜汰也查額設書辦衙役僅數十名案牘日多公務漸繁本不敷用於是有學習之貼寫有幫貼之白役相沿已久乃近年以來稍有恒產之家不能自棄其業思必寄跡公門而後可以免差徭則出貲而為掛名之書役自食其力之人不能藉農自養思欲置身公門而後可以謀生理則俯首而為替身之書役一邑之中盈

千累百數倍從前兼之古玩市儈優伶賤役獲貲易而且豐又無吏役之擾民何為霑體塗足受人欺侮不為改圖於是有改而為市儈優伶者至關津稅口大小衙門依草附木之長隨與跟逐長隨之小廝呼朋引類所在皆然近則十倍於前矣羞言秉耒之勞日逐飄蓬之計應飭各大吏董率所屬大破顏面以去其太甚制節謹度以使之漸消則侵官



虐民之人裁冗歸農而農自無擾矣以上各弊端非厲禁所能驟挽而不可不清其源非旦夕所能速效而不可不遏其流俗吏多一事則民間增一擾無非稼穡之螟蝗官廨多一人則農家添一蠹悉屬種之蝨賊欽惟我

皇上達聰明日刻刻以吏治民生為念敬祈

勅下各直省督撫司道大員查革病農之大端以求

裕民之長計俾得盡力於田功將見積貯充而根本固衣食足而禮義興似於吏治民生不無小補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福建布政使李殿圖條奏病農弊端一摺據奏騾馬為農家要具乾隆三十年以前農家必畜騾馬三四頭以供耕種遇有差務亦可藉得官價嗣後地方官不察民情漸多滋擾或有差而得錢買放或無差而假名需索甚或此站打過下站此邑



協濟他邑以致倒斃過多於是賣騾馬而畜牛驢者十之八九地方官遇有差使又於各里派養騾馬以備調用甚或設立差局昂價受雇仍向民間浮攤應請查明革除俾民間爭畜騾馬於農田官差兩有裨益又稱地方獄訟必須有司敏速審結開釋無辜小民始得安業然良吏絕少往往債主長隨把持左右本官孤立無助任聽謀差買票以兩造之肥瘠為票價之厚薄種種株連擾累小民

廢時失業最為積弊又稱各省常平倉穀積久弊生即無須接濟之年亦出陳易新藉詞支放染指分肥出倉既已短發還倉又復浮收良民未受其益官倉已受其虧嗣後無災年分不准出借以除民累又稱書吏衙役本有額設近則人思寄跡公門以免徭役一邑之中盈千累百數倍從前關津稅口衙門長隨等亦呼朋引類所在皆然應嚴行禁止等語此奏皆切中時弊著通諭直省督撫一



體留心查察徐加化導以期崇儉去奢使小民務  
本力農衣食之源益臻充裕欽此 五月內因閩  
省海疆重地現在窒礙難行之事格於成例  
與汪中丞審計熟籌約有三端經中丞據奏  
一新例徵收糧米限期過緊處分太嚴逾限  
三月即予降革徵收不敷放餉遂那碾倉穀  
墊支兵糈是前以規避處分而致虧空近以  
據實造報而增處分官如傳舍何能整飭地

方請嗣後南米未完仍勒限一年并照舊例  
處分經部議准所有前經被議各員查明續  
報全完者即免其給咨赴部留於該省補用  
如尚未完者仍遵前

旨送部引

見仍將留省人員聲明具題一州縣陞調各缺難得  
合例人員應變通籌議以重地方現准部咨  
議准御史李濂條奏嗣後不得以不合例人



員奏請不得以並無卓異保荐人員委署等  
因夫前之定議是例也全為地方之緊要起  
見也今該御史之奏停是例也特為人之營  
幹起見也獨不思不合例之人可以營幹陞  
調委署其合例之人即不可營幹陞調委署  
乎與其奏除人地相須之例貽誤地方曷若  
指參徇私作弊之人以清仕路經部議以不  
拘年限人地相須之例歷久遵行並未停止

嗣後年限不敷人地相需准於摺內聲明其  
遺漏聲敘及以不合例人員瀆請者部中仍  
照例議處至是否可准並免議處之處候

旨遵行一扣廉代賠前任核減軍需銀兩為數過多  
恭請援免以資辦公查林爽文軍需有例不  
准銷之項經前督撫

奏明歸於通省養廉內逐年攤扣十分之三還款  
共一百七十九萬兩有奇閩省自六十年清



查以後屏絕苞苴革除陋規各官全賴養廉以資辦公其舊有攤捐者如採買銅鉛顏料紙張腳價及緝盜口糧船廠工料並一切各項均有幫貼已扣十之三四加以軍需攤捐十分之三實得養廉不及一半誠恐日用無資劣員藉口又致擾累閭閻虧空倉庫於正本清源之道似有關係懇

恩豁免庶於地方更有裨益經部議該撫所奏就閩

言閩似非無見但近來出師如安南巴勒布廓爾喀以及湖南貴州等省及勦捕教匪所需數千百萬如果例外浮支概行准銷則將來軍需皆得例外邀免未便以一省而更數省之案惟所稱以後任無辜之人賠前任濫銷之項實未平允著令於三成之中減扣二成但扣一成以資辦公俱奉

旨俞允 先於三年秋間有商人劉良嵩林阿科等



控晉江縣人潘阿廉即潘玉同族姓多人在南平縣東門外火燒橋開設埠頭館兩處招集夥黨數十人藉拏船當差為名遇客船經過持械沿河攔阻勒索銀番稍不遂意則拋擲客貨延誤行程即空船亦遭措勒實屬為害行旅先生飭拏未結旋即赴京面請汪中丞設法辦理茲於回任後拏獲各犯究出夥黨高茂藉賊嚇詐縣役涂升通風包庇等情

會同臬司覆訊得實據情詳報潘阿廉高茂涂升俱以擾害發遣烟瘴餘杖徒有差先於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滋事善後事宜案內有應建修各營縣城垣衙署倉庫監獄及壇廟碑亭生祠等項工程經督師嘉勇福公奏請於剩存軍需項下酌留十萬兩飭各廳縣估造興工嗣伍制軍接任以銀數較多往返駁飭及耽延日久懼干遲延之咎憚於覆



奏不計工程之多寡每案定以一千兩以下  
之限制節次駁刪以致已建者不能造冊請  
銷未建者承辦官懼干賠累遷延八九年竟  
置高擱六十年值清查巨案又復稽延三載  
至是先生莅任深以為慮面商魁制軍欲自  
行請罪叅揭臺灣貽誤各員先生曰公督理  
清查巨案正值陸路搶劫夷艇洋匪多事之  
際不暇籌及海外工程遲延固屬有因至前

任督撫藩司臺屬各官率皆物故且以院司  
苛核而無定見未便以後來無辜之員當其  
重罪似應遴委幹員確核工程實需數目再  
行覆奏乃與汪中丞商委汀軍同知陳鴻漸  
渡臺赴勘俄而先生於冬月

陛見魁制軍以憂去任已未三月陳同知內渡先生  
自都旋閩遂核議請奏其畧稱鳳山一縣前  
奏移駐埤頭街擇基卜築彰嘉二邑文武署



舍監倉壇廟均遭焚燬創始建造工料浩繁  
 茲核實查勘已經辦竣各工共二十案計銀  
 二萬七千四百餘兩未建各工三十一案共  
 需銀二萬八千八百餘兩共五萬六千餘兩  
 較原估銀數已核刪十分之四並聲明前議  
 未辦之印信請擬定印文一體咨部鑄換汪  
 中丞於署督任內據情以奏六月內奉到  
 御批工歸堅固帑不虛糜徐徐建造核實報部可也

欽此是年有人條奏海洋事宜

上諭凡有海疆將軍督撫等各就該處海口情形詳  
 議具奏惟時書制軍汪中丞詢諸兩司先生上籌  
 海事宜節畧云禁海之說所謂因噎而廢食  
 也漳泉米糧藉資臺灣各省貨物泛海流通  
 商賈舵水內地生靈不下百萬倘絕其生理  
 急之則將生變緩之則法不行且使外國夷  
 艘無停泊貿易之所稅課之短缺猶小而



國體之所關甚大至若添兵之說煩擾滋甚閩省  
港汊澳口不可勝紀若以么膺小寇處處添  
兵紛更營制少之則兵單無益多之則重費  
難支夫設一兵必求收一兵之用水師三十  
一營額兵二萬七千七百三十名戰船二百  
六十六隻自六十年以後洋盜孳獲投首共  
四千二百餘名倘并力搜擒釜底遊魂豈能  
久逃斧鉞盜雖以船為家不能不上岸取水

運米其所劫之賊在船無用必有變價之所  
茲惟使道府提鎮各大員激發天良肅除陋  
習勿徇庇屬官而佯為不知汰暈船嘔吐之  
殘兵訪運米消賊之地棍禁私販鐵斤之奸  
商懲得規賣放之劣弁緝接濟淡水之頑民  
誅偷賣火藥之汎卒賊何能不飲不食據無  
用之貨物偷生海上耶至若正本清源則在  
讞獄公平催科平允使民不至變而為盜盜



可化而為民則又守土者之責未可一端竟  
矣何用添兵禁海之張皇乎哉

五年庚申六十三歲

正月十三日申時三子濬通生郎氏出

是以三代先經請得二品

封典復遇

覃恩將此次應得

封典請封本身妻室二月間有長汀縣民羅小滿

代嬸母羅林氏抱告攔輿投狀控已出之媳  
羅童氏糾眾打奪霸據膳田先生接閱情節  
支離而詞頗舞文審視抱告無迫切狀異之  
乃喚入密室親詰之曰童氏出幾年矣曰十  
七年矣曰汝叔存否曰歿七八年矣曰為板  
為汝叔嬸親子乎曰嗣子也曰童氏不孝有  
據乎曰彼時某尚幼不能記也曰詞稱兩次  
打搶汝親見乎小滿詞誣復詰曰廩生羅元



汝何人曰族祖曰年若干曰六十四五歲曰  
童氏年若干曰三十六七歲復詰曰羅元與  
童氏有私幾年矣小滿色沮再詰曰詞稱童  
氏前以不孝出因顧惜顏面不忍將曖昧事  
出口何今又忍出於口又稱童氏現為羅元  
所占居元屋食元食以致人人視為苦李無  
過問者又稱畏羅元之勢不能再醮且詞稱  
霸占七八年之久然則七旬之老叟其初占

在五十六七歲時乎小滿惶汗不能答反覆  
嚴詰小滿以不識字為詞供出職員傳作璉  
即傅國器為作詞狀隨備詢其里居年貌馳  
札汀州守緝獲傳作璉研訊端木緣羅林氏  
無子其夫嗣兄子羅為扳娶妻童氏羅林氏  
疎其子更惡其媳欲出之而甘心焉童氏稍  
有粧飾甚或以新臺之語並誣其翁翁不得  
已出媳以自明為扳改娶劉氏而童氏不肯



改適為板稍稍資助絕不與見越十年婦翁  
卒童氏奔喪族人送往林氏拒之捏以率眾  
打搶控縣又七年為板卒復奔喪再逐之羅  
姓族人憐之會議給田養生仍與族中老寡  
婦羅俞氏同居公呈投縣縣令沈謙允之林  
氏之黨林某暨劉氏黨劉某受林氏指謀諸  
訟棍傅作璉作璉以為非甚其詞無以聳聽  
隨裝點情節為翻案計賄囑羅小滿作抱告

今經指駁真情畢露乃嗣媳不得於所後之  
姑被出而始終完節者也判如族眾議給童  
氏田俾餬口從其志傅作璉以訟棍擾害擬  
遣戍六月間先生公出至上杭路經長汀有  
老叟垂涕叩首道旁詢之則羅元也自言廩  
生族眾千丁輩行最長子孫皆入泮童氏為  
族中孫媳以同族激於義憤某為首事今俱  
被汙鱗若非大人千里明鑑則江流莫洗矣



次日五鼓復送於道若有所言詢曰爾意何為對曰傳作璉問罪之文到縣其林氏與助惡之林某劉某三人均於旬日內先後病故天理昭彰不亦奇乎九月先生以勘災路出連城羅元率族中生監四五十人迎於境越山踰嶺遣之不去則云欲求公生辰甲子耳以不記憶答之乃還俄而童氏族亦有舉監迎於途童氏遣其母弟跪迎致辭曰氏荷公

之恩過於兒女泥首道左無所嫌疑緣夫喪未釋不祥之人不敢衝突騶從耳其知禮如此案無鉅細天理民彝是非所關感人最深亦流毒最烈司民牧者可不慎乎 前於四年九月初二日有尤溪縣民許添與攔輿投詞先生見其情色甚戚呼入署親詰之則其父為縣役索詐致斃輪姦婦女縣州庇後捏詳重案也先生訊得實情即日會臬司詳委



同知馮國柄知縣葉紹棠秉公開檢訊報緣  
尤溪縣民許義賜在永春州買孫姓之婢女  
黃珠娘為子媳經王盤僱備夫轎工人陳玉  
侯伴送路經德化縣快役張虎瞥見聽聞許  
義賜係外縣口音藉稱拐賣起意索詐糾伊  
弟張鑾及黃鑽鄭果等共十餘人趕上攔阻  
扭其進城稟官許義賜不肯行走張虎等羣  
毆多傷陳玉侯代剖不允截至張虎家將許

義賜鎖於石磨黃珠娘寄存張虎素好姦婦  
徐團娘家勒令許義賜出銀四十圓始准釋  
放陳玉侯趕回州城同王盤設措銀兩張虎  
張鑾黃鑽將黃珠娘輪流姦汙許義賜於次  
日因傷殞命張虎捏稱盤獲拐犯因昏夜衙  
門關閉未及具報許義賜是夜畏罪自盡虛  
詞稟縣復向作陳喜危言恐嚇不准報出  
傷痕及陳玉侯王盤趕回德化探知許義賜



身死回報屍子許添與來縣控告該令李宗  
澍詣驗張虎復率多匪譁於屍場作聽從  
捏報自縊屍子不甘赴州具控知州陳邦泰  
仍行發縣李宗澍素為羣蠹所制且懼干處  
分捏作訪聞民人張虎等將許義賜拐帶孫  
姓婢女措留索詐以致自經等情通報屍子  
遂赴藩署具控先生曰誰能父被殺而不復  
仇妻輪姦而可息訟乎提省會臬司覆訊而

黃珠娘適投到並供出張虎之母某氏持刀  
恐嚇黃珠娘委員檢驗時不得供出輪姦情  
節又向各犯證究出張虎父子兄弟為害地  
方據實具詳請

奏奉

旨將張虎即行正法張鑾黃鑽擬情實李宗澍發遣  
新疆知州降調餘犯按律定擬有差 侯官  
之洪塘在城西十里負山面江有慣窩林世



棟者形蹤詭秘屋前開張蜺行而省城大小竊案無不窩頓隣族仰其飲助案無一破與閩轄尚幹地方林用才表裏為奸用才家劉與墩在烏龍之濱為洪塘下游一潮可至林世棟多賊俱乘潮運交林用才代銷兵後緝拏則盤踞虎頭山負嵎抵拒向來營縣畏事隱忍以至稔惡日甚是年三月內先生出署行至鼓樓有書生帶同碧血滿面之人跪於

衢詢書生為從九品孫銓之子其父署白石巡檢家屬寓省被竊其僕王陞赤身捕賊被鐵叉打傷頂門猶復奪拔鐵叉頭賊持叉桿而去叉頭呈驗先生曰省垣被盜地方公事也豈能以藩司推諉遂嚴飭緝拏經侯官縣畢所謫先後獲林丑丑等七名供情符合而賊未起出先生以盜賊逾貫必有窩頓之人復飭密拏畢令訪出洪塘慣窩林世棟因慮



該犯兇詐百出恐有捕役賣放及奪賊倒誣等情即親往搜查獲賊物十之二三林世棟先逃訊族隣李上進林世謨世紀匿不吐實尋訪知賊物已運林用才家先生飭閩令譚掄親往搜拏起出原贓十餘件貯以皮箱遣役攜歸林用才之弟林用通率衆趕上毆差奪回是月制軍巡歷漳泉先生督飭營縣嚴拏林用才林世棟俱就擒獲供出從前窩贓

拒捕之案不一而足先生會同臬司坐藩署二門下集訊賞出力之弁兵官役將另案之閩棍十餘人並本案賊犯數十人先杖而後定罪門外地方寬濶觀者數千莫不稱快林用才擬斬餘犯治罪有差自此以後省垣商民安堵而遠近漸近肅清矣 五月下旬中丞

奏委前往上杭縣籍河員莫灃家產月餘返署



七月奉

旨抽練精兵制軍玉公德飭司籌議章程詳請覆

奏復因城外大較場寬遠不能如期簡閱先生籌款修整都統廢署作內較場以時操練撰文勒石以紀其事附錄於左

嘉慶五年歲在上章涪灘長白玉公奉

命節制閩浙蒞任以型方訓俗先務本源恭刊

聖諭廣訓善本頒布營縣軍民實力奉行又念漳泉二

郡獷悍成習每以睚眦操戈相向於盛夏周歷巖疆遍召紳耆宣布

德威匝月間鄉閭族黨呈繳鬥械以數千計適值

功令抽練精兵整飭戎政公肅然曰此未可以空文報政也夫五陣六花雲連櫛比而人騎不相用兵將不相習所謂鵝形鸛勢箕張翼舒徒虛文耳查向來五營較場遠在南門外近鴨母洲每溽暑潮迴烈風雷雨不



能以時簡閱乃飭首府岳山中協柏冲阿  
於城內拱星街選得左翼都統舊署軒豁  
爽塏距各營均為適中是署奉裁之時州  
郡羣僚捐俸繳官置為館舍適因吏治肅  
清非奉檄調守令不許赴省即因公暫來  
亦無令逗遛屋宇間曠日久漸就頽圯公  
曰化無用為有用古人所以善於因也乃  
飭岳守柏協相度形勢築垣墉起箭亭左

繞圍廊以避風雨右開長埒以習馬射門  
外列置闌闔取其值以資修補其歲時講  
武超越雲梯仍於大較場演試以利馳驟  
於是貔貅勁旅無論陰晴寒暑皆得彎弓  
盤馬隨時訓練於細柳長松之下與士人  
之別業課勤葺修游息無以異也殿圖公  
餘退食時為過從鳴鉦吹角不絕於耳風  
捲雲屯不絕於目三門六韜兼獲肄業及



之益恍然於軍政之通於吏治矣是舉也  
不繁費而收實用不更張而濟實政陰消  
驕悍之氣廣收指臂之效運用之妙存於  
一心而所以體

國經野察吏安民者即於是乎在用能感格靈祇

丕昭景貺數月之間海洋內外膏臬鏡於  
霜鋒殲鯨鯢於風伯豈偶然哉

七八月間建寧府屬之浦城延平府屬之南

平沙縣永安邵武府屬之建寧汀州府屬之  
長汀清流寧化上杭等縣先後具報連日驟  
雨河水漲發不能宣洩漫入城中城垣廟宇  
倉監民房均多坍塌人口文書亦多衝淹等  
情先生周歷四郡於途中將所勘情節具

奏其畧云延建邵汀萬山叢雜並無廣衍平疇其  
田在高山壘築畦町引山上之泉逐層灌溉  
望若階級不啻數十層其最下之數層逼近



溪河間被浸沒其近上之層永無水患兼之水勢湍急宣洩甚易前月泛漲之溪河此時已成細流無庸疏濬且稻田暫時經水不至為害而房屋淹浸經日即至倒塌是以此次偏受水患者在於人口房屋家貲什物化為無情殊堪憫而收成之分數並未歉薄即近河田畝間有石壓沙壅不及百分之一如果有不堪修復之田再為詳請豁免其被災

之戶口除已經撫卹外所有銀兩糧米應否緩徵冬月是否拮据應予接濟總以被災之人口房屋為憑而不以田土之多寡為準似為核實其廟宇城垣一切工程分別緩急次第酌辦奉

諭旨飭督撫查照所奏妥協辦理 申明錮婢例禁畧云貧民鬻女為婢或因孤苦無依或因措還債欠其父母得錢割愛終身淪為下賤要



其男女之情廉恥之念與良家子女無所區別閩省積習有婢之家虐使苦役如同牛馬而延建邵汀四郡為尤甚其稍稍得力者遲至三四十歲不為婚配或竟令頭白齒脫服役終身至稍有姿色者交付官媒代賣本家貪圖重價而不問所適何人所歸何地奸媒不肯即售百弊叢生難以枚舉查錮婢之禁律有明條前任督撫俱經出示曉諭澆風尚

未變革茲本司不遽苛以錮婢之專條致滋索擾之流弊惟望爾等姑作已出之子女激發天良推行恕道其為紳士者勿徒誦聖賢之章句而失老安少懷之本心勿襲理學之面貌而無乾父坤母之實事順人情而維風化重廉恥而卹微賤則無非理學無非聖學無非陰功無非經濟矣

六年辛酉六十四歲



正月二十四日啟行赴京三月初八日至京  
次日遞摺請

安即蒙

召見

諭令恭謁

裕陵即日馳往十四日回京

召見四次各

賞克食

垂詢地方事宜及家世履歷甚悉荷蒙

賞假回籍祭掃於二十四日抵里啟行之前二日面

陳閩省脫欠錢糧積弊

上命補具摺奏其畧云竊惟閩省徵收銀兩糧米向

來經徵官規避處分虛出通關挪移倉庫以致狡獪之民心生挾制自六十年清查懲創之後有守土之責者無不引為炯鑒所徵銀糧據實稟報解司然多因催科被議不能久



於其任以觀成效推原其故向以虛出通關  
而致虧缺近以核實報解而見底裏在官徵  
收之不敷固由於士民之脫欠然士民非盡  
無良蓋緣糧出於田而田寄於佃佃戶抗租  
田主不獲實享其利徒受其累且復有強族  
蠹胥兵弁人等抗庇影射等弊前經臣裁革  
浮費列款曉示雖間有聽從而積習勢難驟  
挽謹將辦理情形敬為我

皇上臚陳其概一則由於田根田面糾纏不清也查  
各省田土業止一主其業主收租完納銀糧  
其佃田者或分種或納租而已而閩省鄉俗  
一田而有田面田根之不同完糧之業主為  
田面又稱田皮不完糧而曾經出資者為田  
根又稱田骨田面者不自種而田根者或自  
種或分佃他人其情不一田根雖奉例禁然  
田根亦用重賞售買甚有價多於田面者其



祖孫父子視為世守之業強以官法奪其恒  
產例禁虛懸而勢不可行田面多係富民紳  
士不能自知田之段落田根多係自種至秋  
成私收侵蝕業主無租可收不能墊賠銀糧  
以致脫欠又或田根展轉售賣並不通知業  
主而官差只能向業主催追業主只知向批  
佃之人取討不能向批佃轉售之人取討從  
此積欠纍纍以致虛懸糧額茲惟設法勸諭

挽回習俗使嗣後田根轉售須通知業主為  
中見並令轉售田根之人寫立佃批交業主  
收執使得轉向取討則權歸業主不至租無  
著落庶於良民有益一則買賣田畝推收不  
清也閩省得業之人多愛惜小費匿稅丟糧  
不肯推收過戶隱寄於賣主戶下私交銀錢  
令其代完銀糧其去業之人亦藉掩蕩產之  
名受其寄託那移侵用始而不過因那致欠



漸亦竟歸烏有甚有業盡糧存逋逃避匿而得業者翻成無糧之產坐享其豐官吏無可追呼糧賦遂成懸宕茲應寬其漏稅去糧之罪諄飭州縣設法督率推收過戶剔除胥吏刁難之故智以鼓其來復勸諭百姓明立限期曉以利害破其遷延疑貳之心以冀清糧額而速催科一則頑梗佃戶宜嚴行懲治也查各省佃田或先出租而後種田或先種田

而後納租倘有脫欠則業主可以收田改佃而閩省則不然田根者與業主有分據之勢業主即欲轉佃有田根者為之阻隔不能自行改佃於是其有脫欠田租至七八年之久者業主忿其欠租則以行兇霸占控告或竟糾眾收割欲以償其遞年之租而佃者即以糾眾搶掠致控甚或糾約結會抵禦羣毆而械鬥之勢成矣伏思佃戶果因歉收欠租似屬



常情而閩省之頑佃先之以把持繼之以挾  
制又濟之以兇橫致使業主有田無租枵腹  
色糧應嚴飭地方官按其情節分別輕重以  
為懲治則業主有租可收而糧賦不至脫欠  
矣一則九府二州情形各別也閩省鄉佃負  
蝸抗欠頑戶漏稅拖糧所在多有然延建邵  
汀福寧其弊稍輕故完糧脫欠無幾惟漳泉  
二郡負山跨海磽确之地錢鋪難施斥鹵之

區衝壓不常既已限之於地利兼之習俗尚  
氣人情喜動其大姓之曉事者未嘗不循循  
規矩而族姓子姪鮮克由禮以抗糧為光榮  
以把持為能事以欺陵小姓為體面聚族而  
居一倡百和呼應甚靈串通訟師起滅詞訟  
飛洒詭寄百弊叢生巧者享無賦之田拙者  
輸無田之賦如泉之晉江南安同安惠安漳  
之龍溪漳浦長泰南靖奏銷完課分數尤少



又二郡之民族有家祠祠有祭田族人輪流  
值年納賦值年之人一經逃避官差催問錢  
糧族中互相推諉緩之則置之度外急之則  
滋生事端昔之惡役魚肉小民近年催差遇  
大姓巨鄉竟或畏其羣毆裹足不前必縣官  
親赴各鄉婉詞勸諭而後稍為輸納悍俗偷  
風自屬劣員醞釀而成雖有循良之吏非久  
於其任積誠相感驟難取信實不可不設法

補救也一則由於胥役兵丁影射刁抗也天  
下無不舞弊之胥役亦絕少省事之兵丁兵  
役所有銀糧或將應納之賦自行抗延或包  
攬他人之賦挪用影射或將親戚族衆之賦  
代為包庇皆所不免差役向兵丁催徵緊迫  
兵丁以為彼亦舞弊人也安能咎我遂多參  
商口角差役稟之本官移營索兵而營弁不  
思兵丁銀糧例應本管官督催倘有抗欠自



干處分率聽一面之詞袒庇瞻徇或以同姓  
之別戶影射而兵丁之抗欠日多其為牧令  
者自念素日之聽斷未必公明出納未極平  
允慮為營弁所挾遂乃遷就了結日甚一日  
兵役之抗欠成風頑民之效尤益甚所當責  
成道府大員會同鎮協公爾忘私嚴正持平  
以挽頽風以上各條總緣便民生即所以為  
國計而便民之實政尤在抑頑民以伸良民必使

良民有可收之租而後能安其生業必使租  
戶無奪業主之權而後可化其梗頑寬漏稅  
丟糧之罪而後可期其自新懲抗庇影射之  
奸而後可絕其妄念臣因向有之成例閩省  
虛懸已久漸至積重難返似應申明

功令庶使耳目一新三月十七日奉

上諭據李殿圖奏閩省脫欠銀糧積弊請設法辦理  
一摺內臚列各款如田面田根糾纏不清買賣田



畝推收不結頑梗佃戶宜嚴懲治九府二州情形  
各別胥役兵丁影射刁抗等情自應申明定例分  
別懲辦著將此摺發交玉德汪志伊詳查妥辦以  
期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四

月朔自里門啟行五月朔抵杭州同官來候  
或問曰公往還多次所有秦岱維揚鐵甕錫  
山虎邱西湖諸名勝曾遍覽乎曰實未暇也  
衆異之對曰余乙卯擢任臬司

陞見後閩省多事星急赴任戊午冬趕於封篆前瞻觀  
天顏次年正月途中正值過密辛酉正月啟行趕於釋  
服前叩謁

裕陵今回程五過此地

奏銷期迫其可留乎杭州高守 三畏 為門下士請  
曰聖因寺不可不到也乃相偕叩謁

神牌取路雷峯登舟是月十七日抵閩 十一月二十

二日奉



諭旨補授安徽巡撫二十八日啟行赴任先令眷屬登舟以節擡費先生減從馳往將至皖境有材官八九人策馬來迎先生詢曰汝所乘營馬乎驛馬乎對曰取之於縣曰長途不虞疲乏乎對曰逐站換耳曰後尚有來者乎對曰有曰例乎對曰向來如此先生作色曰誰令汝來既騎馬斯有酒食有酒食斯有規例民勞於差官苦於費吾無用此汝輩步行以歸

可也以下四五站途中清肅十八日抵皖城接篆任事出示關防詐偽畧云本部院九載詞臣十年臺諫春秋分校楚粵衡文行已立身難逃公議迨夫鞏秦觀察馳驅十七萬里藩臬閩疆清釐五千餘案或有疎忽遺漏未敢自保然曲徇情面顛倒是非收受苞苴紊亂綱紀則自信其必無茲蒙

恩命巡撫皖江責任更重晚節益堅時時以不勝任



為憂刻刻以辦公事為樂事無鉅細悉出親裁既杜干求豈容私謁且本部院之親房族人非力田資生即舌耕為業切近姻婭即強令來皖遨遊山水彼亦所不願也惟是大江南北水陸通衢本部院莅任方新各州縣無由稔悉誠恐黠匪潛蹤或稱近支戚誼或假師友通門影射夤緣招搖滋事或向地方官丐求飲助而地方官瞻顧上司以為所費無

幾姑為照應現在湖北書德一案捏書索費被議多員該地方官豈未知之本部院律已最嚴秉公不貳各宜共鑒加意防閑又訪得安慶省垣有八大家及小八大家名目係舊日跟隨衙門積有贓財郡中贈稱此號閱年已久若遽行委員查辦劣蹟無此政體但聞該族戶等現在各府州縣隨任頗多此時大法小廉凡鑽刺營謀自無所施其伎倆惟



念在省垣之分發試用各廳縣不盡資斧寬裕聞向有結交殷戶以濟燃眉得缺之後遂成債主或代為司閤或總理一切得有苞苴瓜分朋蝕仍扣還前欠地方羣蠹劣衿皆其羽翼官親家丁利心如焚皆奉之以為師倚之以為重本官稍有覺察無奈既吞其餌不得不俯仰隨之遂致顛倒案情虧挪倉庫民怨沸騰身罹

國法本部院目覩者不可勝計矣爾等各殷戶既

漏網於從前當思保全於事後姑寬已往以儆將來倘嗣後再有欺賣本官以致虧

帑殃民等情事定將該本官暨爾等長惡之人一

并盡法懲創其各慎旃 又清查驛站弊竇

畧云州縣虧空之由來半以衝途差務賠累為詞鳳穎尤甚而不知馳驛之差務甚屬有限馬遞之文書合例甚少其州縣之所稱差



務皆濫應也管驛之家人利於開銷昏瞶之劣員任其玩弄以致馬匹倒斃草料支絀每差弁之往來家丁之投稟莫不跟隨小廝帶有色裏將上好馬匹挑揀奔馳趕赴土娼之家住宿累日又復星馳下站以副差期橫索站規浪施鞭撻其緊急之公文非疲瘦當差即民馬支應偶遇勘合差務及不應馳驛之大員過境單傳下站浮開酒食捏造門色多

傳夫馬車輛以為冒銷地步長隨互相勾通大吏枉被惡名亦有不肖之大員橫行騷擾者地方官既不能強幹有為剔除積弊鎖拏刁奴以寒其主人之膽為上司所欽敬轉欲於羣蠹冒銷之外取償於閭閻波及於倉庫凡此種種惡習本部院歷任多年無不深悉其害嗣後闔屬有驛州縣俱當照例支差不得例外應酬至於各上司衙門一概不准借



馬過站違者稟報鎖拏究辦再各驛馬匹必當慎恤其力所有各衙門發遞文書限行里數不得任意以五六百里字樣填入以致緊急要件轉難取信至屬員投齋節壽賀稟已屬虛文又借馬馳投尤荒唐可恨凡道府州縣均須互相禁革違者以滋擾驛站叅處又九華山出示畧云九華山為地方名勝前奉

列聖御賜扁額禮宜敬謹護持其地有七十二寮寺院

甚多詞人墨士一履一筇原屬雅人深致而達官貴客亦往往託附名流寄情山水何不桐帽梭鞋自尋勝境乃令地方官代備肩輿飲食喝道看花為勞民傷財之舉聞近年以來地方官畏懼賠累將一切供應委之僧人僧人不能自辦乃公議長老二人為之代辦其挑夫飲食之外縣中長隨胥役浮冒侵肥



地方土棍設機訛詐無所不至以至僧人逃避寺產荒蕪埋方丈於黃埃委金身於蔓草所存僅三十二寮矣夫選勝者既不能為捨施之檀越守土者又不能為護法之金剛九華山靈其不飛柯折輪低枝掃跡者幾希茲飭該縣將一切滋擾弊端出示全行禁革其商民燒香還願及紳士寄情邱壑者悉聽其便

露桐先生年譜前編卷四



經濟不本於學問非真經濟也從事問學而無  
經濟非真學問也然必有至性至情運乎其中  
以為積誠動物之本而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  
苟或反是欲使人孝友之念油然而生忠敬之  
忱肅然而興先憂後樂之志勃然而動不可得  
也

高陽中丞露桐李太夫子世有令德自華年釋  
褐即登上第入詞館遷臺垣議論風采傾動一



跋

時普會試房師為武林吳穀人夫子而吳夫子為

先生乙未分校會試所得士淵源有自因得讀太翁月川先生誌銘有云惟賢去偽惟聖無私太翁法之始於不欺乃知

先生之貽謀蓋有自矣前於甲辰五月石峯逆回多行不義

先生以給諫奉

命籌辦軍儲身先士卒秣馬厲兵探幽巖登危嶺凡駐節之所宣

上德意諭以一視同仁之義舉男婦老穉之倉皇失所者莫不歡呼動地如嬰兒之獲慈母

先生乃更訪其不屈者分別獎勵之士氣益奮歲事後懲貪黷撫羌番籌武備卹饑氓前後十餘年中殫竭心慮動謀萬全蓋其為

國愛民不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譜中語云惟除

跋

一



害以致利不興利以釀害可以知先生之心見  
先生之政矣  
先生性恬澹寡嗜好終日治公不以為瘁比臨  
大事決大疑於嚴毅之中獲安詳之度正色率  
下一一以至誠相感所至之地弊除利興彰善  
瘴惡洞若觀火事無鉅細必慎始圖終求乎心  
之所安物之有濟而止因以上契

宸衷

特昇封圻重寄以乙卯秋由洮岷觀察來治是邦值  
大創後頗稱難治

先生約其大綱即次圖維懼積習之難返也蓄  
其勢以待之慮綱紀之日弛也振其氣以勵之  
雷厲風行寬而有制自非蘊釀宏深胸有成算  
其能及此乎自甘抵閩七歲三遷撫皖旬餘

上以先生熟悉海疆情形調任三山及門陽湖錢君

往返追隨編輯年譜若干卷出以示

普普受而



讀之仰見

先生持身行已植學服官諸大節非特邦家之光閭里之榮其堪為士大夫圭臬者將於是乎

在普 忝奉

簡命視學閩中每於公餘少暇時聞緒論歷觀年譜所載敷歷中外幾四十年蘊為德行發為事業迄今精神彊固所以黼黻

皇猷傳示來茲者固不止此而勲猷彪炳卓越千古

有不可以不傳者爰商之二三同志登諸梨棗以饜飫衆欲且俾天下後世有自治治人之責者咸得所矜式非如涉大川而無津涯則是譜之刻豈第為

先生編年甲子之書云爾哉普 弁陋不文謹綴數言藉誌書紳得以附名簡末是又普之所自幸也夫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夏五月門晚學生恩普頓



首拜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首拜跋', '平', '大', '學', '夏', '五', '月', '門', '前', '上', '恩', '普', '賦', '幸', '少', '夫', '...']*

高陽中丞石渠太老夫子大人壽序

壺海翔雲惟天馭日燭星文於南極瑞集軍麾

迓壽算於東溟籌添幕府

帝咨輔弼應百廿年藥榜之期人紀春秋有八千歲

椿齡之例紅綻蟠桃枝上指瀛嶼以春和青浮

竹葉杯中鬯絃薰而夏大屬三山建節此邦爭

祝長生矧一瓣留香向日備徵不朽唯我

石渠太老夫子大人天上仙根隴西勲闕衍祥



源於龐口鄴侯一品之衣蔚門第於畿南供奉  
百篇之錦謨猷命世綽楔驚人垂髻而譽重槐  
鈴坦腹則業傳經笥金人歌器式鯉對以情殷  
穴土穿株記蜂房而冥考習編氓艱苦鄙護雞  
漂麥之談具名世胸襟傳草木雷霆之句所繇  
藥籠爭貯手版留裁既占鹿以先鳴遂乘龍而  
撫角咸覘夙異用蔚平生及夫

鼇禁朝登

鳳池夜覽手掄

奎藻衣惹爐香入侍清班備秋實春華之氣出膺  
簡命攬南金東箭之奇爰聲卓於

螭坳遂望隆於烏府駢駢牡駕移卿月以遄臨奕  
奕龍旌炯台星而遠燭振綱刷紀布政宣條犀  
帶凜其霜嚴金章炳其日曜屬

九重而俾乂隆開府以保釐固已宏摠上流備歷崇  
階之顯要特以榮臻異數未罄盛德之形容也



且夫踐恩旬日武寧夙有謨謀布德遠黎嶺海  
舊傳信義粵自天倉主計智殄城狐繡斧清塵  
威彰我豸以

左掖絲綸之重為西陲旌旆之光雨渡汾河陟六  
盤而勒馬雲開石堡計十日以驅狼豕老弱於  
溝渠人如望歲謹量裁於杼柚戶有贏糧朱圉  
環門訛言是靖西和設柵糜費胥蠲木可表於  
石棧天梯火自息於荒林蔓草風馳漢約雪洒

秦冤迺按廉車聿周蕃部地則強臺疊巖俗則  
佛子法王高懸嗎哩之旗未替雞鈴之族花擎  
臘盖有伏波之支苗騎帶香烟倚定遠如父母  
斯時騶從到處驩呼虞芮既誠皋蘇是起經八  
十一寨而西當鳥道積十七萬里而南指鼇城  
手障狂瀾力開蕪溼據案無停留之筆魏博旋  
風祈年非禱祀之文平章挾雨五虎門則鯨波  
既靖九龍嶺則雁戶無驚翩翩畫隼之旗矯矯



銜龜之印問災問舍躬歷蒿萊降德民生首嚴  
蝨賊獻八章之體要杜靈州忠悃斯陳慎庶獄  
以平反徐雲南憲臣足式裁剖精明於夜半屬  
吏稱神振揚風紀於天南羣姦掃跡庭空似水  
轂轉無塵上弊農課本之書陋禁海增兵之議  
攀輿小婦洗萬頃之江流入幕嘉賓辨一時之  
珉玉陶公運甓性不愛閒溫嶠然犀力能窮照  
以是績既隆於閩海聲亦振於皖江威肅八家

治聞三月蓋其性勤稽古學裕經邦原本於禮  
樂詩書周歷於山川風物窺赤道之南北歷雪  
山以夏秋登臺而羲畫為昭受玉而禹功斯大  
清涇濁渭沂秦嶺之源左岷右嶓誌蜀山之脈  
崆峒辨異鳥鼠證同武都道取因桓葉榆象難  
徵黑咸足超精於灑注補缺於桑經以及關號  
青崖氏稱白馬木門諸葛之營壘州征西之路  
爰覘形勢用踐見聞固不僅尋拾椽之杜陵問



種荷之裴守取資風雅閒愜觴吟即勾漏洪崖  
未駐肩輿於昔日况聖湖虎阜肯停飛蓋於他  
年至如博考鳥蟲旁徵草木南荒二首之獸西  
粵四足之魚則又出其緒餘均歸閱歷者也若  
夫鐵門峻望心嚴十載之盟棘院窮搜手注五  
篇之策秀盡披於嶽麓敢負持衡澤更廣於蒼  
梧相期達道韓吏部昌明經訓人共仰如泰山  
祝山西教授生徒世謂今之夫子凡此文章之

司命孰非學術之流光也耶今夫皋夔經濟探  
原赤子之心周召功名植矩人倫之地少日烏  
情冀養怡大母而編秫為冠當年鸞筆書名感  
姊氏之隔籬聽讀華陰道上渺苴杖以歸廬黃  
鶴樓頭記萱幃而止酒聞鷓鴣於絕峽三年陟  
岵之吟憶風雨以聯牀八載看雲之冊岐途雞  
澤窮夜官書一皆至性之纏綿備見有根之學  
問他若瀛洲碩果峯記丈人



丹誥殊恩德揚外氏高門式訓定交軍府之間為國  
宣猷執手灑江之路枯樹澤流啟螫育物推仁  
宕昌兆叶馴熊徵祥多勝型家而壁縣三戒詒  
穀而硯勒一銘是蓋德性定而運量不遺察識  
精而神明斯泰方壺小住亦驗先機河伯中流  
早占吉兆馬頭雞子驅雙泉之冰雹而非誣桐  
帽梭鞵檄九華之筇屐而非矯水淨芙蓉之目  
牌消金翠之煙固宜珂里輝光啓

玉音而優渥海邦節鎮協

帝眷以疊申張淮甸之賦詩榮叨

御墨謝廣陵之出祖喜挹

天樽信

一德之交孚立功立言而並懋徵九疇於斂錫壽民

壽國以無疆矣

普

久欽師範忝握文衡蔭列桃

蹊荷春風而噓植輝生畫戟憶絳帳以神馳企

良箴於二十四字而備括中庸聞清釐之五千



餘案而彌殷親炙曾傳相國清風接洛社羣英  
定是神仙望氣識函關一老擬放金籠之鶴燕  
喜初逢待陳玉杖之鳩龍光在望輶車遠莅已  
隔三春弧旦高懸欣開百歲颺言頌德愧乏色  
絲幼婦之詞篤祜凝庥請從絳縣老人之算佇  
見迓純禧於百順嘉懋績於

兩朝廣成千二百春直媿遐齡於上古汾陽二十四  
考更隆相業於中書矣門晚學生恩普頓首謹

序

癸亥清和陽湖錢君映輝譜

中丞紀年前編四卷甫脫稿就正 學使恩

宗伯值

中丞懸弧令旦 宗伯用譜中實事製序為

壽曜惟非序無以括是譜之全非先讀譜無

以釋序文之義故附錄於後即以壽序為譜

序無不可也海鹽顧文曜敬書并識





<p>中宗皇帝</p>	<p>中宗皇帝</p>	<p>中宗皇帝</p>	<p>中宗皇帝</p>	<p>中宗皇帝</p>	<p>中宗皇帝</p>	<p>中宗皇帝</p>
-------------	-------------	-------------	-------------	-------------	-------------	-------------







